

钟表的历史，既是一部技术史、商业史，又是一部文化史、生活史，更是一部战争史。《时间的战争》讲述了五百年来围绕钟表的各方博弈，其中既有真刀真枪的战争，又有行业内部的竞争。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发明之一的钟表，在更遥远的未来将会变成什么样子，今天我们很难预知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只要时间还在继续，人类去刻画它的努力，就不会终结。

□季东

流亡者成就瑞士

如果要问哪个国家造的腕表最有名，很多人脑海中第一个浮现出来的名字，就是瑞士。

这种印象的产生，一方面要归因于品牌效应，百达翡丽、江诗丹顿、宝珀、宝玑、爱彼、积家、劳力士、万国、欧米茄等都是瑞士制造；另一方面就是瑞士人制表的历史确实悠久。早在1735年，瑞士制表师宝珀就用自己的姓氏注册了品牌，这一年雍正帝驾崩，乾隆帝继位。瑞士制表业的萌芽则更早，要再往前推200年，差不多与明朝嘉靖皇帝同时代。

日内瓦、汝山谷、纽沙泰尔、拉绍德封、比尔、沙夫豪森……在瑞士的西部形成了一条自南向北的“制表带”，而这些钟表城除了比尔与沙夫豪森，其他无一例外都位于法语区，暗示着瑞士制表业成功并非偶然。

《时间的战争》指出，实际上，法国才是最初的制表业“一哥”。早在1370年，法国国王查理五世就命令为巴黎建造第一批公共时钟，并下令王国内所有时钟的时间都应与之同步。当时法国的制表业中心是布卢瓦，这座城市位于法国的中心地带，直到今天都是重要的交通枢纽。很快，制表业便扩展到了巴黎、第戎、里昂等城市，并组织起钟表匠行会。

然而，1685年10月18日，路易十四颁布《枫丹白露敕令》，宣布全面取缔新教，不愿意归顺的人被限期两周内离开法国。于是，几十万法国人走上了流亡之路。许多钟表匠、金匠、珐琅工匠前往邻近的日内瓦，并定居在周边与家乡语言文化相近的瑞士法语区各州，奠定了瑞士制表地理格局。

汝山谷有“钟表谷”之美誉，是瑞士钟表业的发祥地。汝山谷是汝拉山脉中的一片谷地，有大山和古老的岩石，有一望无际的云杉和冷杉林，有草场、溪水、湖泊。这里的冬天长达8个月，而且异常寒冷，号称“沃州的西伯利亚”。大雪封山之时，整个山谷甚至会与世隔绝。

昔日，汝山谷的农民一到冬天便无事可做，一位名叫丹尼尔·尚维沙的制表师突发奇想，决定训练他们制作机械零件。就这样，汝山谷的农民们开始把自己的农舍阁楼当作工作室，加装窗户，捕捉更多的自然光，并埋头于机械部件的制作。农民们以家庭为单位，每家的分工不尽相同，有的做齿轮，有的做夹板，有的做发条……据说夫妻还有分工，男人负责锻造，女人负责抛光。总之，彼此间相互协作，一个密集的家庭手工作坊网络就这样形成了。做出来的零部件经过制表师的组装调校，最终被做成精美的钟表，瑞士的钟表工匠世家



《时间的战争：
五百年钟表博弈史》
范主 著
中信出版集团

时间的战争，钟表的博弈

便是由此发端。

岁月的沉淀，更是让钟表文化融入了瑞士人的血液。同样位于汝拉山麓，号称“世界钟表之都”的拉绍德封在1794年曾遭遇一场大火，变成废墟。重建时整个城镇被改为棋盘式布局，每一间房屋的距离和朝向都仿佛经过精心计算，为的就是让自然光线直射入内，保证厂房或者工匠们的阁楼能得到最好的采光，简直是为制表师量身定做的。

从装饰到实用

在很多人的认知里，腕表更多被看作男性的爱物。实际上，腕表最初是女性的专属。16世纪开始出现的供女性使用的时计腕表，通常用钻石或者精美的珐琅、蓝宝石、红宝石来装饰，更像是一件首饰。当时，欧洲上层阶级女性所穿的精致连衣裙没有设计口袋，所以女士们没有存放怀表的

地方，因此只能把表戴在手上，男人们则依然只使用怀表。

腕表真正走进男人的生活，是因为战争。《时间的战争》指出，每一场战争，都是“时间的战争”，从计算上膛装弹的时间，到规划部队突袭的时间，最后则是战略层面战争打多久的时间。要打赢“时间的战争”，就不能没有计时器。在西方，拿破仑远征埃及的时候就带上了旅行钟。

对于士兵来说，在急行军或者跨越障碍物时，口袋中的怀表随时有丢失的可能。更严重的是，在紧张的战斗中，步兵很难有时间空出一只手来扳开怀表的盖子看时间，而骑兵要想在一边控制战马、一边用手枪射击的战斗中拿出怀表，更是难上加难。

从1899年到1902年，为争夺南非领土和金矿、钻石等资源，英国同南非的布尔人进行了一系列战争，史称布尔战争。正是在布尔战争中，腕表一下子火了。

此前，尽管戴着怀表上战场很烦心，但军人们还是舍不得放弃怀表。因为怀表质地坚固，表盘大而清晰。于是有人开发出一种“懒人戴表法”，也就是把怀表找个带子系在手上。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，在英国军队参与的各种海外战争中，就已经开始有人这样干了。1885年开始，参加演习的英国军人首次使用了皮革腕带，在手腕上佩戴小型怀表。

有需求就有市场，一些嗅觉灵敏的表商，开始生产一种叫作“腕套”的东西。这种套子一般由皮革制成，中间是一个很宽的圆形保护套，正好能装进一枚怀表。很快，便有表商开始生产这种“改装腕表”。1900年，距离第二次布尔战争结束还有两年，欧米茄生产出一批专供英国军官使用的手表。战争结束后，欧米茄在杂志上刊登了一则广告，内容是一位英国炮兵军官的证言，说他的欧米茄腕表“在严寒、酷暑、暴雨和无情的沙尘暴中表现出色”。

《时间的战争》认为，对于制表业来说，布尔战争最大的意义，就是让腕表第一次真正地登上了历史舞台。从此，腕表不再仅仅作为女性饰品存在，具备了更多实用价值，市场大大拓展开。

危机从未停止

1969年的圣诞节，东京的几家商店上架了一款金表，表盘是简洁的大三针设计，枕形表壳的样子像一只贝壳。这款表由诹访精工舍的佐佐木和成设计，后来被称为“第一款商用石英腕表”。

它虽然从外观看和普通的机械表并无二致，但采用的是石英机芯，电池供电，日误差只有0.2秒，每年误差不过1分钟上下。而当时的机械表日误差为20秒，也就是说，它的走时精准度是机械表的100倍。而且因为是以电池为动能，这款表能持续走一整年，远超当时大多数机械表的持续运行时长。

从性能上来说，这款初代石英表完胜了拥有几百年历史的机械表，打响了“石英战争”的第一枪。随后的整个20世纪70年代，日本石英表取得了空前成功。据统计，1977年精工成为世界上收入最高的腕表公司，总收益达7亿美元。到1980年，日本钟表总产量超过瑞士，成为世界最大的钟表制造国。到1982年，石英腕表产量超

过世界腕表总产量的50%。

而瑞士就惨了。制表商的数量从1970年的1600多家，下降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不到600家，从业人数从1970年的近9万人，骤降到1984年的3.3万人，到1988年又下降到2.8万人，流失了将近70%的雇员，而较小的作坊则只有破产一条路。

这是瑞士制表业有史以来面对的最大危机，是真正的你死我活的战争。除了石英表本身的高精度与强功能性，其生产流程的工业流水线化，以及营销的集团化，也是当时瑞士制表业所不具备的。

但谁能想到，天无绝人之路。石英表风头正盛时，拍卖界兴起了古董腕表收购的风潮。以复杂功能作为武器的瑞士企业，瞄准市场变化，赋予机械表新的价值取向，即主张机械表不只有工具价值，附于其上的美学与文化价值也应该得到重视。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，瑞士的高级制表品牌开始重新活跃起来，并最终实现复兴。

在《时间的战争》看来，机械表得到收藏界青睐并非偶然。钟表机芯的制作本身十分复杂，即便是一个简单的机械机芯，也需要130多个零件，而一些复杂的机械表，机芯的零件则要以千计数，背后要花费制表师大量的时间和劳动。同时，高级腕表奢侈品化的品牌价值，能够成为表主的社交名片，代表本人的经济实力与个性品位。此外，石英表生命周期很短，保养得当通常也就10年左右，但许多百年前的古董钟表经过修复还能运作，日常用的机械表好好保养可以使用几十年，这也是机械表吸引收藏家的地方。

当然，石英表也有它不可取代的价值，其性价比、日常佩戴的便利性、设计的潮流时髦感以及现代化的功能，颇受市场欢迎。数据显示，如今机械表和石英表已成为互补关系，石英表贡献了瑞士腕表75%的产量，但在总价值中只占25%，而在总价值中占比

